

學 術 應 召 女 郎

大林文庫62

柯斯特 著 · 陳蒼多 譯



大林出版社



學術應召女郎

大林文庫62 柯斯特著·陳蒼多譯

大林出版社

「學術應召女郎」(The Call Girls) 是一本偉大的諷刺小說。觀察人性達三十年的歐洲小說家柯斯特以非凡的筆觸描寫一羣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聚集在瑞士一所高處鄉村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這羣到處奔波趕場開會的「學術應召女郎」要討論的主題是分析人類困境的原因以及探討可能的解決之道，但這些學者却在會中表現了嫉妬、懷疑，和攻擊性；他們本身就是討論會所要解決的人類問題的縮影。本書的震盪力，其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正是吸引人及成功所在。

特價：●●元

大林文庫 62
陳蒼多譯

學術應召女郎



大林出版社
印行

學術應召女郎

陳蒼多譯·大林文庫62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

郵政劃撥：19235 電話：3410275

特價：每冊新台幣40元

行政院登記證

有版權 局版台業字第0030號

譯序

本書作者柯斯特（Arthur Koestler）是一位已經成定論的二十世紀偉大小說家。他改變兩次語言，先從匈牙利改變為德語，然後再從德語改變為英語。他的另一本成名之作，「光天化日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譯者曾在聯副介紹過。

「學術應召女郎」描寫一群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聚集在瑞士一個

高處鄉村參加一次研討會。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費在旅途的奔波——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趕場開會，所以柯斯特稱他們為「學術應召女郎」。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人類的「生存途徑」；他們的任務是分析人類困境的原因，診斷其現況，以及探討可能的解決之道。他們提出的論文中包括有很多關於人類的理論，「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具有攻擊性」，「人類是唯一殘殺同類的生物」就是其中的一二。令人大感諷刺的是：這些學者在會中表現了嫉妬、懷疑和攻擊性；他們本身就是討論會所要解決的人類問題的縮影，所以這個討論會最後免不了成了一次馬戲團的表演，遑論討論什麼「生存途徑」了。

觀察人性三十年的柯斯特寫出這本諷刺西方學者的作品，其震盪力，其令人發出會心微笑，正是此書之所以吸引人，所以成功的所在。

星期日

「他應該按喇叭的，」布屈教授緊張地說，同時巴士轉了一個急險的彎，沒有再發生什麼紛擾，就被一個隧道所吞沒，消失進一個排列著崎嶇玄武岩的石化巨物的凹處。隧道顯得狹窄，司機必須用第一檔使車子爬動著，看起來好像突出岩石的險峻背脊可能在任何時刻抓傷或打破一個窗子。古老巴士的引擎發出很大的喧騷聲，所以教授的鄰居——一位臉頰紅潤像蘋果的修士——必須等待車子走完隧道才能回答教

授的話。「他們一定是有經驗的傢伙，」他以讓對方放心的口氣說。「畢竟，他們從山谷到西尼多夫，一天跑三次。」

「他無論如何應該按喇叭，」赫克多·布屈重複說，但他的話被一陣瀑布的聲音所淹沒，瀑布如雷般瀉下岩石的表面，消失在他們正在通過的窄橋下的懸崖中。他們進入第二個隧道，這個隧道似乎甚至比第一個隧道更堅固結實並且長得更多。

年輕的哥培提諾修道會修士湯尼·卡斯巴利極爲喜歡這種爬坡的刺激，雖然他實際上並沒有像外專所顯示的那樣感覺到有信心。他和布屈都不知道，以豐富的幽默出名的西尼多夫村民稱呼路上的三個隧道是「難纏的處女」，還有，郵車確實有

時會困在中間的那個隧道，這個隧道在某個地段兩邊只有幾英吋的間隙。當這種事發生時，一群修路工人——因爲路總是在修補，不論是在一次山崩之後或在一次傾盆大雨之後——聽到岩石那邊傳來拖長的嘵嘵聲，就趕到被困的旅客那兒。他們拿著長長的柱子——直直的小樅樹，去除樹皮和樹枝——把它們放在巴士的前面或後面的車軸，發出猛烈的「呼——歐——噢——嚕，呼——歐——噢——嚕」，用柱子當槓桿，以一種

可驚的方式設法把巴士移離岩石表面。這種方法很像復活島的土著以前立起巨大雕像的方法——並且也可能是古代埃及人建立金字塔的方法。

在冬天，巴士主要帶來大群年輕的女人，車中滿是雪撬和尖尖的手柱。她們時常顯得有點歇斯底里的樣子，雖然已經有人向她們說明，結冰的路上舖有沙礫和塩是完全安全的。最大部分的年輕女人是來自英格蘭和瑞典的學校教師和郵局長夫人。季節開始時，大部分的癡獸鄉村小夥子就轉變成迷人的滑雪教師，穿著飾有藍色徽章的滑雪衣，每次一輛巴士到達時，他們都顯出溫和的樣子，想要引誘一個較有希望的年輕女人。不曾有競爭或爭吵發生；鄉村的人有他們分享戰利品的嚴肅方式，就如同他們有固定的方式，以極爲傳統但却十分實際的方法交換定量的結婚和喪葬禮物。

但在夏天，鄉村却顯出一種不同的風貌：它變成科學和文化性會議的中心。黃色巴士不再帶來吃吃笑的年輕女人，它帶來年老的蛋頭（知識份子）。夏日這個季節才開始，有十五個會議要在這裡舉行。會議和討論會；它們的名字全都列在一張

單子上，布屈教授在進入隧道之前一直以他平常的專心凝神態研究著這張單字。有一個「聲帶疾病研究學會會議」；有一個「人工肢體技術國際會議」；一個「科學家自由社會中的責任討論會」；另外一個「倫理科學和民主觀念討論會」；一個「火箭推進系統中固體燃料使用研究會」；一個「歐洲精神病學會研究暴力起源會議」；一個「世界精神病醫生組織研究攻擊性討論會」；「國際社會行爲量之研究學會」要舉行一個關於「人際關係中的自律機構」的討論會；「瑞士詩人俱樂部」正在發起有關「伯內斯·奧伯朗民間傳說中的原型象徵」的一連串演講；並且還有三個「科際整合討論會」，其名稱包含三個字：「環境」、「污染」和「將來」，三個字做三種不同的排列組合。

年輕的修士也在研讀著單子。「我們懷疑，」他說，「爲什麼當『歐洲的精神病醫生』和『世界的精神病醫生』在討論同樣的問題時，不能聚集在一起。」

「不同的學派，」布屈粗鹵地回答。「分析取向和藥物學取向互相對立。他們彼此大肆攻擊。」

「我現在記起來了，」湯尼熱切地說。「我看過他們不斷彼此排擠的消息。多可惜。」

「教會對互異教徒的方法更可悲，」布屈搶著說。

「但却更有效，」湯尼說，天真而藍色的眼睛露出笑意。

「這對於像你的修道會的一份子而言是一句挖苦的話。」

「但我們所受的教養是要我們挖苦人生，」湯尼很有生氣地說。「在研究會中每個星期五我們都必須燃起篝火燒棄我們的幻象。」

布屈教授敏銳地把手伸到他的手提包，從裏面抽出他最新版本的教科書「行爲的社會和發生學層面的量之衡量」的校樣。這本書是研究生的必讀書籍；在它出版時，其中很多部分會變得落伍，而他必須開始準備下一個修訂版——這是一件令人痛苦而又有利可圖的工作。

巴士艱難地通過羅曼蒂克但却有點不祥的峽谷；現在從峽谷出現了；兩邊的山展現，彎彎曲曲形成較緩和的山坡，使湯尼不禁想到女性的胸脯從劈開的部份伸延

著。在較遠處顯得陰暗的天空改變成那種只有在大山頂才能發現的濃厚而飽和的藍色。世界的其餘部分浸淫在各種不同色彩的綠：草地、山坡、松樹林、青草、青苔和羊齒。看不到穀田，沒有耕種的迹象，只有草地和樹林，展現出它們不同的綠色觀念。

「我憎恨綠色，」坐在布屈前面的哈麗特·愛芙遜博士把堅韌的頸子和肩膀轉一百三十五度，成對角線向年輕修士講這句話。她的肩膀有斑點，晒得很黑，並且在脫皮——湯尼想，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在一位習慣於熱帶陽光的人性學家身上。「那麼，你喜歡什麼顏色？」他有禮地問。

「藍色。正如你眼睛那種藍色。」

「對不起，」湯尼脫口而出，臉發紅。臉紅是一種可怕的習慣，或者如同他所知道的，是一種生理的反射作用，他無法去除，雖然他很精於各種心智控制的實驗——從瑜伽到自動催眠。

「廢話，有什麼對不起的？」哈麗特·愛芙遜（熟悉她的人稱她為H.E.）搶著

說。還有一個女人坐在她旁邊，也就是坐在湯尼前面，她是來自洛杉磯的克倫派兒童心理學家，她黑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頸背的地方修過。湯尼無法把眼光移開。他不知道她是否用銳利的剃刀去修的，他並且想起蘇格蘭的瑪麗皇后。

「只是一種愚蠢的習慣，」他說，恢復了常態。你是在肯亞晒黑的，或者在你的狒狒所在的任何地方？」

「廢話。在海德公園的曲形池。那邊有熱浪。」

「你在倫敦做什麼？」

「你認為我在做什麼？在一次研究『原始社會的階級組織』的討論會中打呵欠打得要死。我知道他們每個人要說什麼——勞倫茲和那位雪蕾女人，還有羅素家人以及其餘的人——他們也知道我要說什麼，但我必須去。爲什麼？因爲我是一位學術界的『應召女郎』。我們這輛巴士裡面的人全是『應召女郎』。你還沒有經驗；但是你以後會變成一位『應召女郎』的。」

「我是第一次被邀請來參加這種討論會的，」湯尼說。「我興奮得都要發瘋。」

「廢話。這變成一種習慣，可能是一種沉溺。你從某一個基金會或大學的職業好事者那兒接到一通長途電話——『熱誠希望你能列入你的預定表之中——你能來參加是一種榮幸——提供次等回程機票以及一點酬謝金……』或者可能完全沒有酬謝金，而最後你賠錢了。我是在告訴你，這是一種沉溺。」

「你在扯我的後腿，」湯尼抗議。

「可能這種表演會比較不像馬戲團，因為它是梭羅維夫的主意，而我是他的主意的吸收者，雖然有人說他完了。但他總是袖中有乾坤，給人意外驚奇——你等著瞧。」

艾芙遜博士把頭轉向四分之一的側面，又跟她的鄰座談起來。「我總是對於深藍色的眼睛迷得發狂，」她清楚地說。頸背修過的年輕女人以一種半低語的聲音說了什麼話，於是兩個女人的背部都因愉快而顫動著。

巴士繞了兩處由一個S曲線所分開的急險彎道，爬了最後一個坡，忽然進入了一鄉村。鄉村聳立在一個高台上，周圍有起伏的草地以及種植著樹木的山，而遠方有一

些冰河，只有在清晰的日子才看得到。鄉村基本上是包括一個寬闊的廣場，由白色的羅馬式教堂、鄉公所和郵局聯合建築以及兩間改造成旅店的巨大古老木造房形成。三條巷子從廣場通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每條巷子開始時還有一兩間店舖和公寓，顯出一片生意，但在五十碼之後就變窄小而形成一條骯髒的道路，沿著草原和農田緩緩而行。農屋呈四方形，顯得矮短和堅實，用乾燥而高度不燃的木材建成，四周有雕工精緻的陽台，還有一個鐵塔用來通知農田中的人飯準備好了，或者在火災時用來發出警報。在整個寬廣開闊的風景上，有兩三間農屋總是聚集在一起，但離另一群農屋有幾百碼之遠。

「電影院在那裡？」哈麗特·愛芙遜在他們越過教堂廣場時對著司機叫著——廣場一片白色，被太陽照射著，並且在這個時刻顯得空蕩蕩的。

「電影院嗎？」司機以德語重複說，並且轉身。他留有一撮褐色而像約瑟夫國王的鬍鬚，捲曲和塗蠟，形成螺絲起子的尖點，和他的眼睛平行，他並且講著發自喉音的英文，聽起來像阿拉伯語。「電影院在山谷中。西尼多夫是一個落後的鄉村，小

姐。我們沒有電影院，只有彩色電視。」

H. E. 把頭轉向湯尼。「那裝腔作勢的山地人想要表現出可笑的样子。」

「我想……」湯尼開始說，但並沒有說下去，因為留有鬍鬚的司機又轉頭而宣稱說，「先生和女士們，我們現在到達議會大廈。」

而議會大廈不可能似地聳立在那兒，就在另一道轉彎之後出現，這一道轉彎同時也是路的結束。西尼多夫當地的建築風格過去三百或四百年以來並沒有顯著的改變，然而突然之間，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他們面對著這個巨大，具有虐待狂外表而由玻璃和鋼筋水泥建成的東西，這個東西一定是一位斯堪狄那維亞的建築師在一種強烈的沮喪狀態中夢想出來的。

「你喜歡嗎？」司機在巴士停下來時問。

巴士中一片沉默。然後溫漢博士薄弱的聲音透露出一絲拘謹的吃吃笑，從一個後座的位置中傳來：「這使人想起一個前面有玻璃塊的鋼鐵的檔案架，不是嗎？」

這句話引來些微歡喜的氣氛，驅除了「難纏的處女」造成的後遺效果，並且在

「應召女郎」之中創造一種友誼的氛圍，同時他們走上階梯到嚴肅的建築物前面的鋼筋水泥平台。

「我們的尼可來·波利索維齊·梭羅維夫本人來了，」哈麗特叫著，同時一位像一隻巨熊的人穿著一件起皺的黑衣服從建築物出現，以從容的步伐走來見他們。「我們的尼可來，」她補充說，「像一朵盛開的憂鬱之花。」

他看起來生病的樣子，溫漢悲傷地想著，伸出他肥胖的手。「你真的看起來發達的樣子，」他熱心地說。

梭羅維夫凹凸不平的頭向前伸，看著溫漢，好像他在顯微鏡下面檢視一樣標本。「他總是說謊，」他以一種深沉而沙啞的聲音說。

「自從上次在斯多哥爾摩開會以來已經將近兩年了，不是嗎？」溫漢說。

「你沒有改變。」

「我再也經不起改變了，」溫漢羞怯地吃吃笑。